

■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——抗战老兵档案

“抗战时，我在黄埔军校当教官”



□记者 程奇 通讯员 崔书红/文 见习记者 赵俊善 图

“怒潮澎湃，党旗飞舞，这是革命的黄埔。主义须贯彻，纪律莫放松，预备作奋斗的先锋……”

8月28日，当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官、洛宁县县城郊乡王协村93岁的王建功老人，再次唱起《黄埔军校歌》时，神情异常激动，满头白发微微颤抖，浑浊的老眼中淌出热泪。



1 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他愤然投笔从戎

王建功，字善治，在洛宁县中上过高中，在当时算个“知识分子”。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时，他正在王协村当英文教师，日军的嚣张让他拍案而起，投笔从戎。

1938年3月，他和洛宁县几个知识分子一起跑到西安，报考黄埔军校。

黄埔军校（当时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）七分校。

“洛宁县几个考生，只有我考上了。好多大学生都没考上。”王建功提起被黄埔军校录取的事儿，仍然记忆犹新。他捧着绿皮的《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证》，视之如宝。

当年，王建功被安排在七分校第十五期第二总队步科三队。

在黄埔军校，步科学生分甲、乙两级，甲级生一年就可以毕业，乙级生一年半才能毕业。勤勉、好学的王建功很快崭露头角，成为甲级生。

2 毕业典礼上，蒋介石亲自训话

“您见过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胡主任（胡宗南，当时兼任七分校中将主任）、各位官长、各学生，本校长由于国事繁忙，未能亲自领导大家……”王建功脱口就背出了当年蒋介石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。

1939年3月，黄埔军校七分校十五期学生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。校方邀请蒋介石和胡宗南等人出席了毕业典礼。

王建功记得：蒋介石个子很高、瘦瘦的，很精神，说浙江官话，大伙都能听明白。

作为黄埔军校的创始人和校长，蒋介石在校内威望很高。王建功说，只要提及蒋介石的名字，所有人都会“啪”得一声立正。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在解放战争中起义、被俘后，听见“蒋介石”三个字，不少人仍会下意识地立正，闹出不少笑话。

3 抗日歌曲，响彻黄埔军校

“我们在太行山上，山高林又密，兵强马又壮……”

毕业后，王建功留校当了两年教官。在他的印象里，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，处处都能听到《在太行山上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抗战歌曲。操练后、休息时，大家都会唱歌鼓舞

斗志。“在军校当教官，不能到前线杀敌，您有没有遗憾？”记者问。

“没啥遗憾的。抗日前线，最缺乏的就是基层长官。有一个好的长官，一个部队就能打仗。我的学生毕业后就走上抗日前线。他们杀

敌，我一样‘过瘾’。”王建功说。资料记载，七分校的毕业生从1939年1月后陆续分赴抗日前线各部队，活跃在陕甘宁、苏鲁皖、晋豫等地。有人统计，七分校十五至十九期的毕业生，约有1/3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。

4 中国远征军汉中招兵，“王连长”留美名

1941年，王建功被分配到国军20兵团新编84师3营1连，任连长。不久，二战中国战区组织中国远征军，王建功奉命到陕西汉中勉县招兵。

他说，参加远征军的青年要求必须具有高中以上文凭。可当时农

村高中毕业生非常少，因此“招兵”就成了“拉壮丁”，只要有高中以上文凭的人都要被强征入伍。

有个大地主的儿子也在“招兵”范围内。他求王建功：“只要不让我儿子参军，我送您一座山！”被

王建功拒绝了。部队调防时，王建功夜渡汉江，不慎掉进水里，艄公、战士忙了半天才把他救出来。老艄公笑着说：“看来，您没坏良心。坏良心的人掉进汉江，肯定没命了。”

5 灵宝抗战，王建功阻击日军

1944年，日军侵占洛阳后，随机强攻潼关、灵宝，幻想进军西安。

时任新编84师3营营长的王建功，率部到阌乡县（今灵宝）抗日。他在黄河边修筑了一流的防守工事。“‘老日’打到灵宝时，战斗力大大衰退，在黄河北岸发动了几次进攻，都被我们轻松挡住。我精心

修筑的很多工事还没用上，‘老日’就撤了。”提起这一仗，王建功总觉得“不过瘾”。

在王建功等第一战区主力部队的有力阻击下，日军在豆腐店战役吃了大败仗。此仗过后，直到投降，日军也未能再向西前进一步。

抗战结束后，王建功是国军20

兵团243师250团副团长兼学生总队总队长，少校军衔。1949年12月24日，他率领部下，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，他的部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67师教导团。1950年代，王建功转业回到家乡。

（感谢网友“失败的匈奴”对本文的帮助。）

■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——洛阳抗战揭秘系列报道

打鬼子那会儿 梁家凹有个造枪厂

□见习记者 杨玉梅 记者 孟国庆 通讯员 钱高峰

在洛阳抗战最艰苦的1944年至1945年，为解决抗日军民武器短缺的问题，洛阳地下党依靠群众，自力更生，在日寇眼皮底下建立起了一个秘密造枪厂。

短短一年零两个月，这个造枪厂在人员、物资极度紧缺的情况下，冒着巨大风险，造出步枪300余支，手枪40余支，轻机枪8挺，弥补了我抗日军民武器装备的不足。

杂货铺背后的造枪厂

1944年5月，洛阳沦陷后，反抗的烽烟不但没有平息，反而越烧越烈。

在洛阳与孟津交界处的邙山沟里，地下党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大队。随着队伍的发展和战斗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武器短缺成了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。对这种“非正规军”，上级拨付的经费有限，几乎不可能装备武器。

当时，武装大队所用的枪支都是从民间凑集的“老土造”，打个兔子什么的都费劲，更不要说跟装备精良的日本人打仗了。

“老土造”质量差不说，多因年久失修，甚至都快没法儿用了。

没钱买枪，抢敌人的枪难度太大，战斗又得继续，于是，武装大队的领导就决定自己造枪。

1944年7月，一家名为“光明杂货铺”的新店铺在金村镇（现平乐镇金村）开张了，这个铺子实际上是一个物资“中转站”，而造枪厂房在梁家凹（现白鹤镇曙光村）。

修械所的人才再上岗

造枪是个技术活儿，一般人是干不了的。

好在武装大队就有一个现成的人才，他是屋弯村的韩学彦，这是个老造枪工，附近的“老土造”基本上都是他造的。

仅靠他一个人造枪是不现实的。武装大队又把目光瞄向了原国民党修械所的一些“下岗工人”。驻洛国民党军队撤退后，这些原本为国民党军队维修枪械的工人回到了家乡，刚好被武装大队招揽过来。

为了解决这些工人的后顾之忧，武装大队通过“光明杂货铺”，利用统战关系，从日伪乡、保弄来粮食，到市场出售，所得款项用来解决工人的薪金问题。

而造枪使用的工具，则全是工人们自己带来的。

就这样，在极度艰苦的情况下，造枪厂悄悄地开张了，韩学彦任造枪厂厂长。

从修枪到造枪

造枪厂刚成立时，主要是维修旧枪。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枪支短缺的问题，于是，武装大队决定改修配为生产，并以生产为主。

生产环节的首要问题就是钢材。很快大家想到一个办法：没有枪自己造，没有原料扒铁道，没有子弹向敌人要！

所谓“扒铁道”，就是扒陇海线。这时，陇海线洛阳段已经被日

军控制，其钢轨是现成的钢材。扒了铁道，不仅解决了造枪厂的原料问题，也破坏了日军的交通，一举两得。

扒来的钢轨被运回造枪厂，通过自制的炼钢炉熔炼后用于生产。

有了源源不断的原料，造枪厂的规模迅速扩大。到1944年10月，造枪厂厂房已经占房7间，大窑2孔，工人达80余名，并设立了短枪、步枪、机枪3个班，每个班由一名技术熟练的工人负责，形成了分工明确的流水生产线。

这些枪流向哪里？

那时人多枪少，造好的枪如何使用和分配呢？

原来，造枪厂有着严格的制度：武装大队凡需要修换枪支的，必须先到队部开条，经批准后送到造枪厂，交旧领新。

从1944年7月到1945年9月，造枪厂共造出步枪300余支，手枪40余支，轻机枪8挺，不仅能满足武装大队的需要，还有富余。

多出的枪支，他们通过洛阳地下党，支援豫西南抗日根据地。据统计，从这个造枪厂流向根据地的枪支包括轻机枪3挺，步枪、手枪共计80余支，有力地支援了整个豫西抗日队伍的抗战活动。

保卫造枪厂的3次战斗

在日军眼皮子底下“明火执仗”地造枪，终于引起了日寇的警觉。敌人曾3次突袭造枪厂。

第一次袭击在1944年8月，造枪厂投产刚一个月。得到汉奸告密，敌人组织队伍进行围剿。好在武装大队及时获知了情报，将工人及工具进行了转移。

造枪厂转移到立射庄西沟，不久又被敌人发觉。10月的一天，400余名日伪军包围了造枪厂，一些武装大队队员和工人被堵在窑内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大家都拿起手边的枪，跟敌人战成一团。不久，孟津区党委书记朱吉甫带了300人来解围，四乡群众纷纷助战，敌人丢下10多具尸体后仓皇而逃。

为此，豫西抗日一支队司令员皮定均亲书“杀敌有功”四字，传令嘉奖。

次日，为了保证安全生产，造枪厂又迁往新庄后寨营。

1945年4月，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又来偷袭，再次被武装大队和工人合力击退。造枪厂又迁往梅窑。

此后，形势日下的敌人再也没有来侵扰造枪厂。造枪厂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才解散。

（感谢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为本文提供帮助）